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鍾泰

謄録監生臣俞　鳳

攻媿集卷七十三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

殆無餘蘊又有熟艾生菱鳧茈之屬一一如生袢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髙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

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

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

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

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

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

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甫又取其說以

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閲之不去手鑰老矣習氣未除頗為是正一二目昏成嬾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叚懸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顔黄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櫽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令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騧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騧金石録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

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禦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天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洺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也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

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從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

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令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必亦須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倧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倧為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倧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褉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為精好自言為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劖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劘上顯于慶歴甞出居庸關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頼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眙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顔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髙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氷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録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具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膀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為正尚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灝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膀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兹制也知

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巳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寖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牓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内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

為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竝賜及第此小録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鑰髙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牓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録雖印為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牓東坡兄弟小録與焦牓者不殊今始見王㮣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録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

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按此下有脱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令小異令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户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曰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

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仕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牓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牓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録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止

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
云楊公闢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
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牓第二人
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
煜子岳父溫叟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
子淵皆在此牓髙輔國曽祖李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
蓋荆南髙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
第幾人與繼冲俱歸本朝者也吕蒙休三代俱贈師傅

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溉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為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輩淪落既盡而師亦

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為書之師老于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

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麈第三録載東坡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彦法家者流山東木强人也聞之

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遊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析為槍幹矣此詞惟曾實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遊南山作則揮麈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遊

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都梁一段嘉話

跋黄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黄頴州父子厚善嘗書頴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适遜之婦觀此祭頴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閒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頴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宀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宀从辛字才叔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

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鵶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既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儋耳及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即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

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罷簡率蓋今所謂外啓
者前輩書啓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
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
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
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
嘗叙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于陳嘗爲
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

即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鵶種麥行有章草體别是一種風氣

祭頳州文故頳州使君同年黄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　終焉玉雪集身為玉雪　不緩不揰集不絚　興義降升集與道　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以為吳興新集集無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　乃為差久集猶為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　袖有投虛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　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若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頻上時集作憶昔　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録目遺教經卷弟二百六十三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録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𨷖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録之蓋今士夫筆畫能

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録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

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氈作疊煖作暖秖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為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

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郤始知其為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郤博學髙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郤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歷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為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鑰先祖少師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晝錦坊南門内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以為陜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荆公在鄞時

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宣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宣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虚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虚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閒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玆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絶

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
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為學
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寘首選
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
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
總攬權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為參詳官批
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兼
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

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兹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

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虗我主器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畫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令日月有時惟是窀穸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宫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

雖多用盤誥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為之皆廢尋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郡國首善為上庠之亞堅持規

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内侍知省甘昪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疊令譔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宜支治增築别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趙岐謂其閒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令六氣順序别無災沴若令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别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制譔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不考試發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

胡子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為後又得一子澧于民家以其為遺體也始日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鑰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壻盛箕號

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乆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畀弱可憎君又効之耶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錀曰吾黙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為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冶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錀少兄四歲受撫訓奬過于同氣其卒于婺也姪為

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幾鑰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于詳鑰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頴不及遠甚于是年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菴于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濚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頴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為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竒青而不及棄竒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袁翁與之别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

之祖頎也

䟦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揺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俟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綸實知之時諸父多

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卞公養直圜在伯父館下為此跋語亦未深攷也鑰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洶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溫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

鎗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為盜區蹂蹦殘滅甚矣越分師府雖不至為賊所迫而剡川新昌魔冦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為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恂恂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

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闔境獨全明賞信罰境内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旣平改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嵊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鑰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溧以此卷求跋敬叙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滸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聱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鈐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

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録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黄堂儻獻其說而贊成兹事縱未能筧以達于正堂但得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倣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别集　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䟦清閟居士臨脩禊序二首今竝佚其文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于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攻媿集卷七十三

攻媿集卷七十四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 原目此首前有跋五諫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

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概

凜然劉杍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以畧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鑰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為好官後書錢希

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葢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倧之子與其兄昆随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

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轎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轎事攷其家譜子孫為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為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為天章閣待制

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閱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

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
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
少肉信然求仲益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於集中第
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
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
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

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聚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王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

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錀少隨侍溧陽
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
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
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為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
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
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
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為伯

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為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疇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 昆 呂芸閣 大臨 蘇後湖 庠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卻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酢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

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為今佳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為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渝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馬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屨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屨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於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

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来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為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追天台贄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没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强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灊山　王侍御伯庠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灊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顔亮既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叅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强記故倡酬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葢至敬之地

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鑰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剡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為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為高麗

使屬盡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穉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絶

濡毫潄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行則近

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刋裴公紀德碣

熈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宫

云未知何人書葢亦不敢以為斯之書也黄秘書伯思

長睿著法帖刋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為政期月而

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乃李陽氷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葢未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𢈔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葢所謂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𢦏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氷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為楊字殆

未攷爾州邑㥁三字皆在糸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
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小豈秘書郤未攷此碑之
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鑒
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
得此碑于蓁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
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来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
新知繁昌縣王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韡石其家
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

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鑰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録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貲為奉化縣録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

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俞皆為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益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之師侊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鑰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祖之説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為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懵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手自分内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淵為之注者

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内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内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内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閲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為崇慶坊

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為好官兹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為東宫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為參知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為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富貴康寧壽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冠盛事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又遡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鑰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於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録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燹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為曷止是哉葢本固則葉茂源深則

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
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
方為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
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書
名若遏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
州通判若樸名源為曹娍監場涓以刪定官為南康軍
簽判浚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令數十人彌
大為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令彌

遠方為起居郎彌堅方為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膴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於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録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於世使為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

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獲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佞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别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為之數月以書来曰税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為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来曰管内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硎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名斯益吳亦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

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於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顧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於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於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旣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闡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饍避正殿一夕微

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葢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為秘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為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詩伏讀為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㕓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来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為之文紹興三

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内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兹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齎志以殁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

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勸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士襆被附舟日為食客又濟其乏絶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彦思仮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闢項之謦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来謁不值逡巡既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為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廋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債不可數計王氏之

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葢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猭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為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懽為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果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

念儵已十三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兹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於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為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絶各乞減筭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

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刧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得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為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季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

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絶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畧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最酷遠如昌國顒顒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髙宗南廵永嘉奉川為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犇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

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趫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
已竄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餱糧從
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
責椎牛釃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即撫定
軍聲既振冠望風而郤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
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處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衆君
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貲產雖寖不
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

學得官亦轉為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於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令為上舍生諸弟與其羣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艷盛矣一曰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撝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鑰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非一鑰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来伥伥然無所

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
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
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
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慶
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為
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於有司不可脫也即
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
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疏財

好義狥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番兒馬挾兒南馳取番兒弓引滿以射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於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一

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豖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豖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七十五

宋　樓鑰　撰

題跋

書曹武恵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於所事而已書之意葢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為一如

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賛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於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為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為曹公後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尚兹

跋趙睎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来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於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虚耗騫實啟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彦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鋭意恢拓别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追其

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為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黄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壻黄君日宣自言鼻祖名從日從成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始居勤之隱學後徙於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

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
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
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
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
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
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
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
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

之二帖為雪竇山者前止稱監盋專為監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衘下及胥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偽功臣之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偽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葢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為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為高矣葢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遠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少遂體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

又為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歳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熈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掊頓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於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麃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絶曾孫諤訢洎

龎俱挹世科非埀裕之效耶

跋巢經唱和帖

向鄉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奐

鄉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令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鸞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鍾後或歳再三至或再歳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

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遣

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在震旦之地共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

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兹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

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 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 呵跋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来

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部落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来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来貢

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

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度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来獻甘草當

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

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傅欽甫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纔二十有二必有遺脱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為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於前皆

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於闐蠕蠕高麗干陁利新羅盤盤之一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蕃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葢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時人謂之

三絶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於絹素亦不應尚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此葢其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况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

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木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髙下匀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内殿圖書内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偽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繫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寳

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

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别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録云梁

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䖧䖧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䖧䖧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絶相類乃知䖧䖧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僖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溦廬俞恵叔以此圖為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於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潛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闐咽導騎交馳

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為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為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於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

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為行書于後因叅以他本正定以

冗未暇書此歸之他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跋金縢圖

金縢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

甥祖皋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為

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

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葢言金縢之篇為公而作也古

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

益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畧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部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為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未可不

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覩占書亦曰吉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

也益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為變故啟古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益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譎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為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為多又精彩殊勝聞天台有真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楷法戶遣李公誠之示以大父祭政文肅

公草堂所藏懐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於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致堯詩卷

彦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渠察院李公譪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要領以歸和

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迂今其子佁樓出也擕以求跋為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於別卷明日又書此於玉堂直舍俾佁襲藏之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光華一臨事變廢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

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黄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以淳化閣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於近世莫盛於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為梅雪集絶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為戯非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責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葢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衮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蘇仲虎尚書宴客也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甫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

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稾

綸頊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稾益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毋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

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末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强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

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黄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絶重以兵燬銷爍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躄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

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窗詩帖

鑰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叅錢公為貳車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温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於鄉俱年七十餘最為盛事禮部侍郎髙公閌起居舍人吳公東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

公下世叅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為八老會朝議徐公彦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叅政洎髙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叅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叅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裴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叅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賛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

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為寮俱未有廨守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辦識者以為曲盡先君尋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遷檢詳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鑰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書為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衰涙横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鑰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彦直楚鄉圖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間所産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

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别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黄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

採於水中芙蓉在水而欲搴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
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暗香他
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初止言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而後世以為顔子不疑
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間牽挽至此日薾膠擾
中一見楚鄉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
為同年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来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頼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内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瑬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為之陰功至普於今慶裔縣遠為本朝勲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於丹丘

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於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啟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泊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曰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来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頠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熈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髙退處於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嘆哉大卿鑰姑之夫也從其孫頠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寶藏之使後来知前輩

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鑰且求跋鑰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鑰謹攷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

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熈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内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修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牓第四甲温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聿三帖

鑰㠕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為伯父行使闗陜時聲績

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於鳳翔長安西六程極川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隂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於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意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闗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游石淙詩序曰璧制璧音聖益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

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於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遊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左奉宸大夫悉薛曜奉敕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

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攷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囸之為月埊之為聖圀之為國仝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為壙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

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灺古人制器不茍如此葛文康公魯卿少仕于兗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又傳于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竒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鑰方閒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敵營隨二聖

北狩不勝忠憤罵敵而自沈于黄河金人服其義葬之河于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鑰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逵汝遇汝适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興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於冲寞郭象為注義造於

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為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兹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専以末篇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

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于後以老聃為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黄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宗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此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于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

獨留之始斂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藴因相與商搉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爲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册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於顔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

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集卷七十五